



公答應一聲，走將出來叫聲：「師父，虧我說了多少幫襯的話，員外方肯請師父到裡邊去。」老祖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走到中堂。

岳和抬頭一看，見這道人鶴髮童顏，骨格清奇，連忙下階迎接。到廳上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岳和開言道：「師父，非是弟子推托，祇因寒荆產了一子，恐不潔淨觸污了師父。」老祖道：「積善雖無人見，存心自有天知。請問員外貴姓大名？」岳和道：「弟子姓岳名和，祖居在此相州湯陰縣該管地方。這裡本是孝弟里永和鄉，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，耕種幾畝田產，故此人都稱我這裡為岳家莊。不敢動問老師法號，在何處焚修？」老祖道：「貧道法號希夷，雲遊四海，到處為家。今日偶然來到貴莊，正值員外生了公子，豈不是有緣？但不知員外可肯把令郎抱出來，待貧道看看令郎可有甚麼關煞，待貧道與他攘解攘解。」員外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那污穢觸了三光，不獨老夫，就是師父也難免罪過。」老祖道：「不妨事！祇要拿一把雨傘撐了出來，就不能污觸天地，兼且神鬼皆驚。」員外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師父請坐，待老夫進去與老荆相商。」說罷，就轉身到裡邊來，吩咐家人收拾潔淨素齋，然後進臥房來。

見了安人，問道：「身子安否？」安人道：「感謝天地神明、祖宗護佑，妾身甚是平安。員外，你看看小孩子，生得好麼？」岳和看了，就抱在懷中，□分歡喜，便對安人道：「外邊有個道人進門化齋，他說修行了多年，會得攘解之法。要看看孩兒，若有關煞，好與他解除消災。」院君道：「纔生下的小廝，恐血光污觸了神明，甚不穩便。」員外道：「我也如此說。那道人傳與我一個法兒，叫將雨傘撐了遮身出去，便不妨事，兼且諸邪遠避。」院君道：「既如此，員外好生抱了出去，不要驚了他。」員外應聲：「曉得！」就雙手捧定，叫小廝拿一把雨傘撐開遮了頭上，抱將出來，到了堂前立定。

道人看了，讚不絕口道：「好個令郎！可曾取名字否？」員外道：「小兒今日初生，尚未取名。」老祖道：「貧道斗膽，替令郎取個名字如何？」員外道：「老師肯賜名，極妙的了！」老祖道：「我看令郎相貌魁梧，長大來必然前程萬里，遠舉高飛，就取個『飛』字為名，表字『鵬舉』，何如？」員外聽了心中大喜，再三稱謝。老祖道：「這裡有風，抱了令郎進去罷。」員外應聲道：「是！」便把兒子照舊抱進房來睡好，將道人取的名字，細細說與院君知道，那院君也□分歡喜。

員外復到中堂，款待道人。那老祖道：「有一事告稟員外，貧道方纔有一道友同來，卻往前村化齋去。貧道卻走這裡來，約定若有施主，邀來同享。今蒙員外盛席，意欲去相邀這道友同來領情，不知尊意允否？」員外道：「這是極使得的，但不知這位師父卻在何處，待弟子去請來便了。」老祖道：「出家人行蹤無定，待貧道自去尋來。」遂移步出廳，祇見那天井內有兩件東西，老祖連聲道好！

不因老祖見了這兩件東西，有分教：相州城內，遭一番洪水波濤；內黃縣中，聚幾個英雄好漢。正是：萬事皆由天數定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畢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